



农村文娱演唱材料

两亲家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两亲家 (三弦书)	袁清岑 (1)
春风处处 (河南墜子)	許天柏 (12)
女貨郎 (三弦书)	兰建堂 (27)
找釐子 (河南墜子)	荆留套 (36)
刮胡子 (三弦书)	董玉泉 (48)
一枚綉花針 (河南墜子)	韓俊杰 (60)

两亲家

(三弦书)

袁清岑

张家洼，李家洼，
住着张李俩老八，
张老八，李老八，
两个老八是亲家。
都在队里当保管，
人们都称他俩是红管家。
这正是场光地净收罢麦，
俩老八都把主意拿：
张老八要找李亲家，
在保管方面学点啥；
李老八要找张亲家，
也想学点好办法。
同时上路同时走，
在一条路上出了岔。
张老八走热啦，到水库里边洗个澡；
李老八渴得慌，到瓜园里边买西瓜。
一吃一洗不要紧，

张老八沒有碰見李老八。

記着一个說一个，

咱先說說张老八。

张老八到了李家洼，

剛进村，碰見他孩子的丈母、媳婦的媽。

（白）那是誰呀？他亲家母。

老婆說：“老亲家，你來啦！”

“啊，我來啦，你在地里干什么？”

“我在地里鋤棉花，

剛剛收工還沒到家。

坐到屋里熱得慌，

來，咱就坐在柳樹下，

吸袋烟，喝口茶，

給你个手巾把汗擦。

亲家呀，初一盼到大十五，

十五盼到二十八，

干等您俩也不來，

您俩在家忙的啥？”

老汉說：“您閨女和俺振華，

孩子們工作不在家，

家里剩俺老两口，

里里外外都得抓。

打完場，撈麥茬，

栽紅薯，弄棉花，

場里晒，屋里拿，

公粮余粮仓里拉，

因此沒来看亲家。”

老婆說：“你队里农活那样忙，

咋会有空到俺家？”

老汉說：“我听說俺亲家保管粮食不生虫，

特来向他学办法。”

老婆說：“我张嘴說話好見底儿，

說出不怕你笑話。

你亲家办法就是多，

（白）多少？

多得簡直沒法查！

一肚子，两肋巴，

脑子里装了一疙瘩，

掏出来足够你两車拉。”

（白）“呀！我沒拉車咋办哩？”

“那是个比方嘛！”

“俺亲家他今天去干啥？”

“他也去到你的家。”

“他到俺家有啥事？”

“他听說你保管财物是行家，

因此前去把你找，

找你学点好办法。”

“一路上我只願看那些好庄稼，

我也沒有碰上他。”

“沒有碰見那有啥，

他又不是一个娃娃，

几十岁的老头子，

他会找着你的家。
到那里，他知道你到俺家来，
等一会他就回来啦。”
老汉想：我若不把他来等，
恐怕路上再出岔；
还是等他回来好，
学点經驗再回家。

“亲家母，找点啥活我干干，
闲着手痒坐不下！”

“哎哟哟，你算了吧，
你只管歇着喝你的茶，
有啥农活俺会干，
用不着客人把手插。”
老婆回到厨房里，
烧起了小鍋嗞啦啦啦啦，
炒茄子，拌黄瓜，
煎豆腐，調豆芽，
凉面条子鸡蛋花，
桌子上滿滿地摆了一扑拉。
张老汉吃罢这頓飯，
摊开苫子睡树下，
东南风，颼颼颼地刮，
眯縫着两眼真得法。
一觉睡到后半晌，
猛听炸雷忽啦啦。
张老汉急忙站起来，

“亲家母，眼下我得快回家。”

（白）咋啦？

“仓库院有个大阳沟，
临走时我用个捶布石头堵住啦！”

（白）堵住做啥？

“社员们喂的猪羊实在多，
我怕它钻进来了胡扒掇。

谁知老天要下雨，

没人知道谁去扒，

万一仓库漫了水，

里边粮食要糟塌。

那是队里小麦种，

要是坏了就抓瞎。”

老婆说：“不亏您俩是亲家，

作事凑巧又对茬。

俺妮她爹临走时，

将队里柴禾摊开啦，

队长会去开会，

劳力们运送公粮没在家，

摊了一场没人垛，

看这麻搭不麻搭？”

老婆急得直搓手，

张老八眉头皱成两疙瘩，

再说回俺张家洼，

李家洼柴禾没人拿，

再说不回张家洼，

倉庫院的陽溝沒人扒。

常言說遇事先人後自己，

我幫他垛完柴禾再回家。

想到這裡叫聲親家母：

“走，咱倆去把柴禾拿。”

張老八就在頭里走，

老婆跟在後邊大步踏，

來到場里齊動手，

兩個人，各自抱個大桑杈。

張老漢一杈扎有百十斤，

窩了一杈又一杈。

二人干得正有勁，

又來了王栓柱、李翠花、鉄蛋他奶、柱他媽……大

人小孩一扑拉，

抱的抱，拊的拊，拿的拿……一場柴禾垛好啦。

這時候嘩啦啦地下猛雨，

張老漢放下桑杈要回家，

老婆上前拉着他，

“喲，親家呀！

我怕你淋着不得法，

萬一將你淋病了，

你沒想想，俺親家母問我我咋回答。

我知道你擔心隊里的大陽溝，

難道說您家隊里的幹部就不檢查；

再一說，妮她爹，你的親家，

他也去到你的家，

你能帮俺垛柴禾，
他就不能将那阳沟扒；
快到屋里去歇歇，
啥时候雨停再回家。”
老汉說：“队里麦种事情大，
这一会我心里乱成一窝麻，
不歇不歇不能歇，
回家回家我要回家！”
老婆說：“你不是找你亲家学經驗，
他不回来你咋回家？”
老汉說：“正好他在俺家內，
我回去准能碰上他。”
他說着說着出門走，
一直正东跑开花。
不怕风大难睜眼，
不怕泥濘道路滑，
翻过两道黄土崗，
又过了三道黑土洼。
前边有个小水庫，
白茫茫庫水翻浪花，
大水呼呼往上涨，
眼看就要漫大堤。
张老汉心急如火烧，
前思后想没办法，
正要村头去喊人，
啊！見水面有个黑疙瘩。

一会漂到水面上，
一会又往水里扎。
仔细一看是个人，
哎，他在水里干什么？
要说他是防汛的，
生产队派他一人好做啥？
可能是坏人来捣鬼，
想破坏水库淹庄稼。
不是坏人算拉倒，
是坏人管叫他认识认识我张老八。
张老汉弯腰搬块大石头，
对着那人说了话：
“喂，什么人，你叫啥？
来到这里干什么？
快快给我说实话，
不然我就将你砸。”
水里那人高声喊：
“喂，老兄千万不要砸，
我家住在李家洼，
人家叫我李老八。
今天去到张家洼，
张家洼里瞧亲家；
回来我从这里过，
看见水库没开闸。
我干拉闸门拉不开，
钻到水里来检查；

摸着是閘槽里边有毛病，
塞了一些石头渣。
我正在用手往外掘，
正好老兄你来啦。
既然来了那更好，
来，請你下来咱俩扒。”
张老八一听心明白，
“噢，原来是我的老亲家，
你在这里办好事，
我当是坏人来将水庫扒。”
张老汉說罢扔下大石头，
噗通一声水里扎，
一直摸到閘門口，
张老八找着李老八。
拉拉手，沒說話，
两个人誰也知道干什么，
又是掘，又是扒，
俩老头累得咬着牙，
扒一陣露出头来換口气，
“啊嚏，啊嚏”，
钻到水里又去扒。
这一扒，那一扒，
水面上咕咕唧唧翻浪花，
不多一时扒干淨，
两个老头上了坝，
弯弯腰，扎个架，

伸手就把閘板拉，
又是哼，又是哈，
哼啊！嗨呀！哼啊！嗨呀！往上拉。
望着閘門出了水，
俩老头心里像开了花。

老张說：“你咋黑夜往家走？”

老李說：“你咋黑夜跑回家？”

老张說：“我担心阳沟沒扒通。”

老李說：“我担心柴禾沒人拿。”

老张說：“担心你咋不往家走？”

老李說：“你咋在这里不回家？”

老张說：“我怕水庫被冲坏。”

老李說：“我怕庫水淹庄稼。”

老张說：“这比阳沟更要紧。”

老李說：“这比柴禾問題大。”

老张說：“我帮你将队里柴禾已垛好。”

老李說：“放心吧，我帮你将队里阳沟扒通啦。”

俩老汉一听心放下，

哎，猛听远处人嘈杂，

听声音是有人来查水庫，

俩老汉笑得齜着牙。

这个說：“不等人来咱就走。”

那个說：“对，我就怕听夸奖話。”

俩老汉互相点头招招手：“喂！”“呵！”

“走！”“走！”

他两人到瓜园里边把經驗拉。

談到雨停回家轉，
臨分手又說兩句話。

（白）哪兩句？
堅決要聽黨的話，
必須愛社勝愛家。

春风处处

(河南墜子)

許 天 柏

說的是，傍晚还是滿天晴，
忽然間，云头滾滾、咕咕隆隆响雷声。
一声声霹雷震天响，
一道道閃电划夜空，
嘩嘩啦啦落大雨，
呼呼嚕嚕一个劲地刮狂风。
只因这傾盆大雨下得猛，
滿街是水少人行。
这时候医疗站里钟声响，
叮咚叮咚打了十一声。
值班的医生是个女同志，
二十多岁名叫王玉玲。
她上一星期才結婚，
今天爱人出发去山东。
前天她婆家来封信，
信上說，老公公进城順便来看王玉玲，
火車今天十一点五分就到站，

老公公年老路生沒进过城。

她专等下一班医生来接班，

也好去迎接那沒見過面的老公公。

你要問，她二人既然不相識，

王玉玲咋去把他迎？

只因为他們信上早約定，

他二人碰头在車站下沿的小桥东。

王医生正等着交班接亲人，

忽听得，叮叮鈴鈴桌上的电话响鈴声。

“喂！你是哪里打电话？

哼！你是居民组长代給別人請医生。

啊！你那里有个小孩得急病？

噢！他住在南街二号叫李小英。

好！我們馬上派人去，

告訴她，別叫她害怕心担惊。”

王医生放下电话心暗想，

有病号我咋去接俺的老公公，

我如果出診去看病，

这天下雨，又刮风，老公爹沒进过城，他迷了路径

咋能行！

若不然再等一小会，

出急診交給那接班的刘医生。

下一班医生将要来，

頂多再等五分钟。

唉！你看我想到哪里去，

当医生咋能因私来废公。

常言道，有病一时十八变，
我怎能把急诊看作小事情。
想到此急忙背起出诊箱，
听诊器放在外衣的口袋中，
撑起雨伞急步往外走，
只听见，呼隆隆、劈啪啪，
大街上阵阵雷雨阵阵风。
风急抬腿费力大，
雨打脚下步难行。
王医生顶风冒雨往前走，
急匆匆穿行在茫茫雨夜中。
雨呀雨，不怕你瓢泼盆倾耍蛮横，
风呀风，不怕你狂吼怒叫乱逞凶，
任凭你天上下的是利箭，
任凭你地下刮的是刀锋，
任凭你雷声震地地要陷，
任凭你电光劈天天要崩，
你斩不断，党的领导心中记，
你劈不开，医生和病人的真感情。
王医生一边想来一边走，
啊！路旁边是什么忽噜噜来扑楞楞？
原来是路边修建一工地，
有一堆水泥上盖帆布篷。
大风卷起一个角，
扑扑楞楞起响声。
玉玲想，这水泥本性最怕雨，

白糟蹋国家财产咋能行。
在路旁她弯腰拾起几块砖，
上前去压住那个帆布篷。
不料想弯腰拾砖没注意，
听诊器滑落地下被水冲。
玉玲蒙好水泥急忙走，
这时候，从后边来了个老头急匆匆。
这老头小看也有六十岁，
圆圆的脸膛黑里透红，
苍白的双鬓胡满腮，
慈祥的双眼亮晶晶，
虽然年老很健壮，
腰不弯来背不弓；
穿一身粗布衣服戴草帽，
这就是勤劳朴实的公社老农刘老忠。
刘老忠今天进城为队里买农药，
顺便去看看刚过门的儿媳妇王玉玲。
只因为儿子出差去外地，
约定好，媳妇亲去车站把他迎。
他下车后左等右等不见面，
心想着，大概媳妇怕下雨、惧刮风，或许另有别事情。
我长着双腿自己走，
我长着嘴来会打听。

（白）只记得，媳妇住的是……是甚么街？门牌
几号楼几层？